

中国共产党 湖北早期组织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下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湖北早期组织

下册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二) 刊物

祝 词

恽代英

我以满腔的快乐，欢迎我们一般少年同志，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又创造出一种自助助人的好机关。新时代的曙光到了，看我们未来世界新主人翁，已开始做他建造未来世界的事业。我敬祝他们能力不灭，而且企候未起来的少年，亦起来与他们一起做工。

（《新声》第1期，1919年3月）

〔载李良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欢迎《新声》

新声社给《新青年》的信：

编辑先生：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地）醒悟过

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都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这“觉人”的一说，我们本来不敢当，但是这桩事，我们总觉得是当尽的责任。我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以自私自利不拿来觉悟别人么？而且还有一层，我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我们办这《新声》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这是我们办这《新声》的本意。但是我们知识低浅，思想闭塞，虽然有这志愿，恐怕是“力与心违”。我们这《新声》出版之后，当然是“群起而攻之”，所受的打击也就不消说得了，我们也早料及有这一来。俗话说“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这两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我们既然是想“为人”，一定不能讲“自在”了。然而我们一想“悠悠之口”本不算一桩事，但是我们的理论文字实在不敢自信，如果确是要不得，不独说是我们“劳而无功”，反足以阻碍新思想新文学的进行，损败我们最崇拜的《新青年》的名誉，那真是“罪不容诛”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新声》寄上几份，请各位先生加以公评的（地）评断。如果以为可教，我们当努力的（地）向前进行；或者以为要不得，还望大大的（地）指教，使我们用力去改良才好。敬祝新青年万岁！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

《新青年》胡适的回复：

我们对于《新声》的出世，极表欢迎。我们恭恭敬敬的（地）祝贺《新声》的成立！

来信所说“既然想做人，一定不能自在了”，这是我们极赞成的话。北京有一个中学校的学生做了一篇文章，对于孔丘颇不很满意。他的先生看了大怒，加了一个长批，内中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八个大字的断语，又说“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而不为正轨之文，惜哉！惜哉！”这个学生心里不平，便把这篇文章和他先生的批语一齐送给我看。我看了那篇文章，又看了他那位先生的批语，晓得他同他先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只好写了一封回信，劝他不必失

望。我说：“在这种世界，我们正该用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八个大字自豪。”末后更希望他“努力不为正轨之文”。《新声》我们只见了第一期，不敢下什么批评，只好引用那位老先生的批语，略改几个字，把来奉祝诸君：诸君有如此之才气，有如此之笔仗，甚望努力勿为正轨之文，甚望勿畏“出辞荒谬、狂悖绝伦”的批评，甚望时时以这八大字自豪！（适）

[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学生周刊》

《学生周刊》是五四运动时期武汉学联宣传部出版的刊物。当时一般报刊采用的语言都是文言，唯有《学生周刊》是以白话文出现。刊物的内容，主要是鼓舞学生和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刊物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口办的“湖广新报”展开斗争，“湖广新报”甚为仇恨，骂参加反帝运动的学生及这一刊物的编者、撰稿人为“顽童”。经常为刊物撰稿的有恽代英、黄负生等同志。恽代英同志主要是写评论，黄负生同志则负责写报道，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刊物出版了十余期，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刊（经费来自学生捐款）。刊物很受青年、学生欢迎，多由学生及学联自己在轮渡上出卖，出卖时常受到反动政府及反动分子的干涉。有一次刊物的编者李书渠携带刊物至汉口上海路附近天主教办的“圣玛利亚女中”门口出卖，很多学生抢购，结果为帝国主义修士发现，将学生买去的刊物抢走，有的掷付街上，有的撕毁。

[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4页]

关于《学生周刊》之发刊词

武汉学生联合会《学生周刊》已于日昨（二十九号）出版，所采材料均以唤起国民爱国热忱，提倡国货坚持到底为主旨。兹录其发刊词云：嗟我中国，强邻

伺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壮哉民国，风起云蒸，京津首倡，武汉继兴。维我学界，风潮澎湃，对外一致，始终不懈。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愿我同胞，声胆俱张，五月七日，勿忘勿忘！

按：该刊义正辞严，言婉意决。苟能持以坚忍，出以稳健，则政府无从干涉，而外交事故断不发生，学生前途之幸，即民国前途之幸也。记者姑志数语于此，以赞其所己能而勸其所未至乎。

（《大汉报》，1919年5月31日）

〔载《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

《学生周刊》之发行

《学生周刊》乃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行之一印刷物也。于二十九号星期四开始出版，四处散发，各界欢迎，销数约二千余份，斯亦足证此邦人士之热心爱国矣。

（《汉口新闻报》，1919年6月1日）

〔载《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工人争买学生报

汉口学生联合会发行之《学生日报》，俱用白话编成。日昨该会会员将日刊沿途售卖，正至大智门附近，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时报》，1919年7月3日）

〔载《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新空气》

五四时期，以“觉社”命名的社团就有好几个，我们这里介绍的《新空气》月刊是武昌“觉社”的机关刊物。该社社员绝大多数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新空气》月刊创刊于1920年2月，创刊号未见^①，仅有第1卷2号一本（1920年3月出版，共96页，16开本），从这仅有的一本《新空气》中，还大致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政治思想倾向。

对于军阀统治的切齿痛恨，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向往，对于俄国革命的曲解，都在这个刊物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反映。在《废督问题发端》一文中，作者匡客历数督军统治的罪状，痛斥“督军制”为“万恶的渊藪”，竭力主张“废督”。其所以要“废督”，是因为“督军制”是“现代的老废物”，是“政治的障碍物”和“社会的寄生物”。而所谓“现代的老废物”，是指督军既无必要“防止内乱”，也无必要和能力去“抵御外侮”。前者是说在民主国里人民按常理说决不会造反，否则则证明政府没有建立在民意之上；后者是说督军根本不能和洋人开战，而且协约国已利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打破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俄国的列宁派正在努力打破国界，要和全世界人类携手，在一块儿过快活的日子，又替互助主义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因此人类就不会再有“白刀子杀进，红刀子杀出”的情况，未来人类都要走“互助”这条路。把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和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结局，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混为一谈，不但是对俄国革命的极大歪曲，而且表明了作者还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至于说督军制是“现代政治的障碍物”，作者所指的“现代政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说得具体些，“督军制”是“造阶级、造乱子的机器”，“简直是共和政体的障碍物”。如此看来，“督军制”设若一旦废除，似乎阶级就不存在了，“乱子”也就不发生了，因为在民主国里，“人民决没有造反的道理”。这一点最突出不过地表明这个刊物的资产阶级立场。

对于汹涌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和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刊物并非没有感触。譬如在《我对于日本最近群众运动的感想》这篇文章中，作者蒋梦

① 本书收录有《新空气》发刊词，从中可以看出该刊应创刊于1920年1月。

生已经认识到“劳动问题实在是社会问题里最重大的，简直可说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因为劳动界占社会上的大部分，社会主义所唱的‘均产’实在是劳动问题所生的结果。”又如《说德谟克拉西》一文中，把“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社会、产业、文化四种。政治的“德谟克拉西”就是国家的主权不在一人，也不在少数人，而在国民全体；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就是要“机会均等”，废除阶级的不平；产业的“德谟克拉西”就是以劳动问题为中心，使劳动者从资本家手中“取得生产机关的支配权”；文化的“德谟克拉西”就是人人都有受教育和享有文化艺术的权利。总之，“德谟克拉西”的中心思想是“平等”和“自由”；“平等”是不要阶级，“自由”是不受强制。可见这里所谓的“德谟克拉西”实际上还包含废除剥削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但是，刊物并不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潮流还抱有恐惧心理。《说德谟克拉西》一文的作者公然指布尔什维克为“过激主义”、“变形的‘德谟克拉西’”。谈论日本群众运动问题的作者虽然承认日本的群众运动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但在接触到本国的劳动问题时，认为“反观吾国没役使大宗劳动家的资本家，劳动问题似乎可不发生。”又认为外国资本的不断侵入，难免将来不发生劳动问题，“如其日后发生再来解决，还莫如没有发生的时候预先注意”。这就是说，中国目前没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设若将来有，也只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矛盾。矢口否认中国的劳资对立，对于五四革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威力熟视无睹，再一次表明了刊物的资产阶级立场。

《新空气》重复了“兴教育办实业以救中国”的资本主义口号，主张“拿供养督军的金钱去办教育实业”。但是，作者们都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因此对于教育又特别注意，认为“教育上的专制很能够传染到政治上去”，因此为了“发展共和的前途”就必须改良教育，废除教育上的专制。为此，刊物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学生解放”的问题。“学生解放”就是以“学生为本位”去摆脱学校和教师束缚，取得自由、平等和独立，培养适合民主共和国的人才。“学生解放”实际上是从杜威的教育哲学出发的。作者所主张的“本能的发展”、“社会化的养成”、“自治力的养成”、“自动的习惯”等等，都没有超出杜威的教育理论的范围。其他如《杜威论练思之紧要》、《湖北教育的批评同改进》、《考试制度何以当废止》等等，都是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

此外，在《孝》一文中，作者抨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制度，认为孝的起源

是“野蛮时代一些狡狴大家拿种种手段压制人的社会性充分发展的结果”。《遗产的弊害》一文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的厌恶，主张通过废除遗产来达到消灭私有财产的目的，带有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这里不再一一详细介绍了。

[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8—490页]

祝 辞

孙际旦

什么强权，什么武力，都随着欧战的风云俱逝。要打破那荒谬绝伦的“生存竞争”和“天演公例”，自有这万古不磨的“人道”同“正义”，更看那风靡一世的“德谟克拉西”，被那奔腾澎湃的太平洋传播到亚东大地。

堪笑那醉心“强权武力”的木屐儿，闭着眼儿高唱“帝国侵略主义”。不识不知的武夫，也凭着他那兽性的威权，摧残士气。翘首望汉皋，还有那沉沉的黑雾，不祥的妖气，只有这个充天塞地的《新空气》要同滚滚的长江流遍人间世。

研究学术，解放思想，是他〔它〕的前提；改造社会，革新国家是他〔它〕的目的。奋斗！奋斗！努力！努力！你看那庄严灿烂的“共和精神”，同那磅礴伟大的“平民主义”，脱除那“强权”和“武力”，拨开那“黑雾”和“妖气”，崭然露出他〔它〕的头角，巍巍的〔地〕现出天际。

[载《新空气》，1920年1月]

《新空气》发刊辞

罗 剑

我们这个杂志为什么叫作《新空气》呢？因为新空气是生物生活上必需的东

西，新思想是共和国民应具有的要害，这个杂志就是要把现代新思想输入个个平民脑筋里去，好比新空气循环个个生物呼吸器官一样。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杂志所抱的希望，也是我们所以叫他（它）作《新空气》的本意。

我们现在都在求学时代，为什么牺牲自身的精神、光阴和金钱，发刊这个《新空气》杂志呢？我们原来抱定两大目的：

（一）建设我国现代有系统的学说

自从欧战终了，人类思想上起了一个极大的变迁。我国一般彻底觉悟的青年看见中华民国的招牌，虽然挂了七八年，其实还是卖中华帝国、官国、军国而且匪国的药。大家心里都想知道真个要把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医好（还复民国的真面目）非先把国民的思想从根本上改造不可。所以对于人生上、社会上传说的、陈腐的、阶级的思想，完全取怀疑的、批评的、破坏的态度。我们生在这个过渡时代，觉得实在负有参与这种新文化运动的责任，特地组织“觉社”发刊《新空气》，尽我们自身的能力，平心考察新旧思想冲突之焦点，务求顺应世界的潮流，适合本国的情形，建设我国现代有系统的学说，供献社会上去，把社会上从前种种恶劣的风气，都渐渐改变过来，现出那维新的气象。

（二）增进共和国民应具的知识

我国的教育向来就是少数“人士”的特权，差不多与“农”、“工”、“商”等人没有什么关系，这还算得真正的教育吗？我们学教育的人，亲见自己国里的教育，到了这个光景，觉得我们自身的责任越发重大了，特地发刊《新空气》，研究平民教育的原理及其实施方法，使个个平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是要养成个个平民都配做共和国的国民。再说实在一点，就是要养成个个平民都有实现平民政治的本事，同时对于旧式教育不适用的部分——故意离开实际生活，去讲求艰深的文字和不着边际的空谈，把今人的思想都关住在古人的思想的范围里面，我国学术思想毫不进步的缘故，我敢说就是这种教育妨害了的——我们的《新空气》应该时常和他（它）接触一下子，应用化学上酸化的作用，促进他（它）的腐败，把有害的变成无害的。那么，我们才能够引导个个平民到真正新鲜的空气中生活，充分吸收酸素，呼出碳酸，身体自然会发达起来，强健起来了。不消说得以同样的手续来普及教育，当然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上面所述两大目的，简单说起来：一方面想用学说来改造社会的思想，一方面想用教育来培养国民的实力。正确的思想和充分的实力，在一块儿进行时所

得的成绩，就是事业，就是我们发刊《新空气》杂志的唯一目的。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不可不经过下述的四个手续：（一）介绍；（二）批评；（三）实验；（四）建设。例如有某一主义倡出，我们首先把他（它）介绍出来；其次加以批评，看他（它）果与原理合不合，然而徒尚批评还不能判断他（它）果与事实合不合，于是又贵实验；实验之后，若得了结果，我们承认他（它）是对的，若得不着结果，我们就要找出他（它）的错处，更要想出好的方法来补救，然后把这个主义建设起来。由此类推，每一问题发生，均施以同样的手续，找出一个成绩来，不管社会上的批评是怎样，我们只努力向着求真理的路上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地罢了。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三日

[载《新空气》，1920年1月]

《新空气》登载的杂志广告

“诸君，想建设新中国么？

想建设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么？

不可不看——《社会新声》半月刊

他（它）的宗旨是——鼓吹文化，改进社会

出版已到第三期了

每期一册售铜元四枚邮寄大洋四分全年八角

发行所：武昌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

通信处：武昌粮道街啸楼巷五号胡芝珊君”

“《教育改进》第一期要目：本志宣言

‘新酒’与‘新饭’

柏格森的哲学与教育

对于湖北教育的希望

乡村教育的危机

武昌教育近状

本志是《教育旬刊》改造的，宗旨在研究改进的教育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内容分评论、通论、专论、调查、教育新闻等。

定价：每册八分，邮费一分，全年（十册）一元，邮费在内。

总发行所：武昌中华大学”

[载《新空气》，1920年1月]

鄂学生之新文化运动

筱 轩

自五四风潮产生爱国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亦因之扩张。北大登高一呼，全国皆闻风响应。现在关于此运动之出版物，可算盛极一时，思想进步，即此可见一斑。鄂学生能力与思想，我却不敢自讳其私，实在不及江浙，但自五四以后，愿做新文化运动马前卒者，亦不乏其人。不过官厅压迫力太大，环境援助力太弱，无多成绩可言。然既有此动机，若能发扬光大，其效果亦正未可限量。兹将其出版品之已发行及酝酿中者，分述如下：

已发行者：

鄂学校成绩最好者，要算国立高等师范、公（私）立中华大学及美人所办的文华大学等三校。一年来爱国运动都以该三校为中坚，就是新文化运动亦只有该三校进行最速，成效稍显著。其出版品之已发行者，高等师范有《博物学杂志》、《数理学杂志》、《高等师范周刊》三种，此三种均偏于科学。以现时社会所发行之出版品而论，研究科学者很少。吾以为吾人苟不屑没头没脑研究自然科学，而能以研究科学方法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恐为极难之事。中华大学有《大学周刊》，为教员与学生所共组成的，专纪（记）校内新闻；《教育旬刊》为教员及该校毕业生所组成的，其内容与江苏省教育会所出之《新教育》略近；学生方面所专办

者，有《新声》、《向上》、《新学生》三种，极力鼓吹新思潮，堪为北大之应声。文华大学有一学生协进会，会内有一出版部，除关于研究科学外，另有一《文华学生周刊》，传播新思潮，极为武汉人士所欢迎，并有捐款该周刊表示赞助者。先在武昌印行，以第一期十号内载有名“公醒”者所作《社会主义与中国》一篇论著，被官厅指为鼓吹过激主义，照会该校校长，勒令封禁，现在改在汉口租界内继续出版，在武汉学生出版界中，可为一大特色；又出有一季报，名《温故集》，专载该校一季中之内容及教育实况，材料颇丰富，中英文俱全。武汉学生联合会当五四后风潮最烈时，出有《武汉学生联合会日刊》，因被官厅一再干涉，不能进行。现自闽事发生后，重组周刊，颇能与《文华学生周刊》相辅而行。其余各校皆有各校周刊，即汉口民新、圣保罗两小学校，每星期亦有周刊印行，可谓改造社会、增进学术之动机。但尚有令人不能满意者，即自由思想与创造能力，不无缺乏耳。

酝酿中者：

高等师范所办者：（一）《教育研究会》杂志，为该校教员与学生所发起，拟每学期出版一卷，内容计分演说、著述二种，大概专为研究教育方法；（二）《新空气》杂志，为学生所发起，其宗旨有四：（甲）建设我国有统系的学说；（乙）增进平民应具的知识；（丙）促进酸化的作用，其意谓将社会旧思想用化学上酸化作用，把有害的变成无害，无害的变成有益；（丁）完全多字的意义，其意谓西洋各国以出版物多寡判断国民程度高低，我国因受古代思想束缚，不敢以著作家自居，所以出版物不及西洋之多，学术上亦受其影响。该校虽出有杂志周刊，都是偏于专科的研究，不能适合普通心理，就是对于社会该尽义务没有周到，故特完成多字的意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看他（它）宗旨很为正大，目的亦甚宏伟，闻已□有确实基金，定本月下旬出版，想其呱呱坠地后，定可为新思潮之一□□儿啊！

第一师范原有文学会、英文会、数理会、讲武会、□辩会等会，均为学生所组织，现以联合以上各会研究所得□□一杂志，名曰《学校□□》，定阴历年终出第一期，但该校校长□凤章□□□□□□，又□□□官厅，□□出版时，亦无精彩可言。

其余尚有某校毕业生办起一《平民日刊》，其名称□□□□，若真□实现，必大有可□。

[载《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

《新湖北》

《新湖北》是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在上海创办的。我们见到第1卷1—3期。第1期出版于1920年9月20日，是月刊，32开本。

《新湖北》第1期主要内容是宣传联邦主义，鼓吹自治运动和集中攻击封建军阀王占元。第2期是“国庆纪念号”，大部分的篇幅是论证共和政治的虚伪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并评述辛亥革命九年来的政治，涉及政治上的人物较多。第3期除了继续攻击王占元外，还着重讨论新湖北的建设问题。

在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失败以后，南北各大小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内战日益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痛苦最深的当然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一般工商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也受害不浅，从而迫切要求地方和平，而当时一些缺乏依附的、地位动摇的地方军阀也要求加强割据，以削弱中央的权力。在这种要求下，出现了鼓吹联邦主义和所谓联省自治运动。当时主张联省自治最力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随后不少省份也相继提出和出版一些刊物宣传这种主张。《新湖北》就是宣传、鼓吹自治运动的刊物。《新湖北出版宣言》中提出了八项主张：

“一、省民自决。二、联邦共和，由省民自行组织省民大会制定宪法，自行公布施行。三、扫除一切军阀官僚政治，不问其为鄂人和非鄂人，废督军废省长。由省民自行组织行政委员会，以处理地方政务。四、直接选举制，男女均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五、打破一切不自然的恶习惯、恶风俗、恶制度及崇拜偶像之思想，破除现行婚姻家庭不良制度及种种迷信。六、都市土地及大规模之生产事业，概归公有，以杜绝资本家垄断之弊。七、刷新湖北现行制造游民的奴隶教育。八、尊重约法上之自由权，但不承认一切法令之限制。”^①在旅沪湖北自治协会会员的通信中也说，《新湖北》的目的在于：“打破中央集权的统一主义，创造一个联省自治的局面；推翻军阀的首领政治，建设一个平民阶级的国家”^②。

《新湖北》竭力反对军阀和督军制度，主张实行“民治”。他们认为军阀和督军制是民治的一大障碍，因此，非根本铲除不可。在《新湖北的运动和省民自

① 原编者注：1卷1期。

② 原编者注：1卷3期。

决》一文中说：“自从袁世凯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做了一场大梦，把所有北洋的军队分布各省驻防，设督军制以领袖之。到了后来，中央的政令不能出北京的城门一步，各省人民公意屈服在督军制的下面无从表现。有人说民国的政权‘上不在政府，下不在人民，都在那些厮养马弁和强盗的督军的手中’，这真是很精确的议论。现在督军的一颦一笑，便是全国人民生死关头，近年来扰乱民国的根本问题，就在那些万恶的军阀和督军制。……新湖北的运动认定军阀和督军制或变相的军阀和督军均为民治前途的一个大障碍，非根本铲除不可。”^①他们在“鄂人治鄂”的口号下，反对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军阀和督军制就必须反对王占元。他〔们〕说：“新湖北的运动因为要反对军阀政治，不能不主张废督军，因为要主张废督军，也就不能不反对王占元”^②。因此，对王占元的攻击是非常猛烈的。他们列举了王占元的“叛国”、“毁法助逆”、“搜刮财富”、“摧残士气”、“破坏司法”、“任用私人”等许多罪状。说王是“‘扰乱中国’、‘扰乱湖北’的一滴祸水”。说王“在湖北一天，就是湖北多扰乱一天。赶得快乱子还小，赶得慢乱子越大”。他们还发动搜集王的罪状，拟编写一本王占元的祸鄂史。在“征求王占元祸鄂的罪状”广告中说：“王占元占据我们湖北，已经有了七八年，他杀的人、抢的钱、舞的弊、营的私，一定比张敬尧、莫荣新在湖南和广东还要多，我们湖北受他的祸也不算少，现在我们预备把他〔它〕收集拢来，做一本王占元的祸鄂史……”

《新湖北》口头上主张根本推翻一切独裁政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即所谓“新的代议制度”而不是旧的欧美式的代议政治，他们说“资本主义，已被那些社会主义的学者攻击得体无完肤，哪里还有存在的价值呢！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那么依附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度，哪里还能够适用呢！……代议政治在欧美的国家，已经是到了末日了，在中国也有两个根本不能存在的理由：一、代议政治的精神就是法治，中国自丁巳以来，护法军兴，打了无数的仗，死了无数的人，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结果仍是毁法。法政无效，那便是代议政治根本破产。二、代议政治以中产阶级为中坚。……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一是军阀官僚，一是第四阶级的劳农和失业游民。号称中产阶级的政治流氓

① 原编者注：1卷1期。

② 原编者注：《我对于“新湖北”运动中的“社会革命观”》，1卷2期。

不是投降军阀，便是流入游民。一个国家里面，没有文化中心生活独立的中产阶级，那便是代议政治根本不能适用”^①。代议政治既然不适用，那么应该采取哪一种制度呢？他们的回答是“应采取新式的代议政治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这种新式的代议政治，“就是拿职业来做代议制度的单位，不是以地方做单位的代议制度”^②。他们认为这种新式代议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的需要有三个理由：“一、中国现在的阶级最多的人，就是第四阶级和失业游民，我们根据政治学上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原则，当然要解决第四阶级和失业游民的生计问题，但是我们不从政治上彻底改造适用新式的代议制度，试问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最困难而且重要的大问题？二、中国现在的军阀，就是将来的财阀，我们想打破他们的封建和资本主义，只有适用新式的代议制度才可以根本解决。三、中国现在中产阶级的人实在是最少数，这便是旧式的代议政治所以流产的一个总因。号称中产阶级的政治流氓，大半是生活不能独立的寄生虫，除了依附军阀官僚外，别无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使时局发生纷扰，实无效忠献策于军阀官僚的机会。所以这一种人实在是扰乱社会的危险分子，应与军阀、官僚、资本家同视，剥夺其选举及被选举权，使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正当职业和劳动生活。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适用新式的代议制度。”^③以上说明《新湖北》的作者们一方面主张打破封建、独裁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感到欧美资产阶级的旧式的代议政治，不仅在欧美已经是到了末日，并且在中国也是不适用的了。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刊物，他们当然不可能真正反对资本主义，只要对他们的言论作一较全面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真正立场和企图。

《新湖北》的作者们看出，“世界大势，将来必为第四阶级所支配”^④，他们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各国那样激烈，但国中人民生计艰难，无产阶级日益增多，而官僚武人富商大贾拥有厚资，不肯放松，现在虽有南北战争，但只是过渡战争，“将来阶级斗争恐不能免”。因此，他们企图预防这种斗争的发生。他〔们〕说：“我们湖北若欲避此战争，只有将国民生计问题并入此次政治问题一律解决，庶将来再不陷入阶级斗争漩涡中。我的私意，以为现在阶级斗争

① 原编者注：《新湖北建设问题》，1卷3期。

② 原编者注：《新湖北建设问题》，1卷3期。

③ 原编者注：《新湖北建设问题》，1卷3期。

④ 原编者注：《论废督驱王的办法》，1卷1期。

原故，皆为自由竞争制度所酿成，我们有鉴于此，将来宜采国家社会政策，如省铁路、省电车、省电灯、省水道，其他省营业，一切皆由省开办，以防止私人经济的跋扈，使阶级斗争无从发生。”^①可见《新湖北》所代表的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为第四阶级着想，所谓新式代议政治都不过是装潢门面、骗取群众信任的鬼话。

值得一提的是《新湖北》发表了不少有关湖北和各省的自治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方面的资料。例如《记“新湖北”运动的开始》（第1期）、《武昌起义前十年之回顾》、《湖北九年前的今天》（第2期）、《述北五省旱灾和唐山窑矿爆裂的感想》、《什么是王占元的罪状》、《王占元之新罪案》、《直隶年荒之由来》、《举国风从之废督裁兵自治潮》（第3期）等。

[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16—420页]

《新湖北》出版宣言

“新湖北”，对于被征服之湖北而言。湖北人民不愿处于北洋军阀虐政之下，起而自决，除视湖北为其私产及卖湖北以自肥者外，无论何人，不能不负“新湖北”的运动之责任，共雪亡省之耻。

湘人自决而皖军溃，粤人自决而桂军败。张敬尧之祸湘，莫荣新之祸粤，与王占元之祸湖北者何似，湘粤人民能起而自决，而湖北人民何以不能？此《新湖北》之所以出版，并愿就教于我最亲爱之父老昆弟姊妹之前者也。

湖北者，湖北人之湖北也。湖北地方行政，应归湖北人民自主。其有颂王占元之功德而甘为奴隶者，固“新湖北”之公敌，抑或勾结安福余孽，为段复仇，以扰乱湖北治安者，亦“新湖北”之所不许。此《新湖北》在言论上之责任，应郑重声明者。

湖北首义，为天下先。取满清篡夺之政权，还之国民。知建共和而不知争自

^① 原编者注：《论废督驱王的办法》，1卷1期。